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精悍性的 微型小说

(4)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精悍性的 微型小说

(4)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目 录

陪 嫁	契诃夫 (1)
失 败	契诃夫 (7)
三个卢布	布 宁 (10)
幸 福	高尔基 (16)
森林之路	鲍·萨琴科 (20)
美丽的女店主	歌 德 (24)
春 天	欧·亨利 (28)
考驾照	安吉利卡·吉布斯 (34)
上帝保佑美国	基伦斯 (39)
相似的人	昆泰尼拉 (46)
私有财产	威·德米勒 (50)
一毛不拔的情人	欧·亨利 (53)
遗 囑	布拉克福德 (61)
初 恋	约·沃尔特斯 (66)
教 训	彭家煌 (70)
汾河的圆月	萧 红 (73)
家乡的竹子会跳舞	袁 群 (77)

世界最具精悍性的微型小说

雪比亚麻布更白	贝内特 (88)
骑 马	莫泊桑 (91)
上帝与狗	努埃尔 (100)
两所客栈	都 德 (103)

陪 嫁

—— 契诃夫

“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我想跟您好好谈谈……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我一直在沉默、沉默，不过现在……我是您的忠实仆人！我的沉默不能再继续了。”

瓦尔瓦拉低下头，用发颤的手指掐了一朵小花儿。她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沉默片刻后，接着说：

“沉默是胆怯的表现，无论如何迟早总得让感情和心里话宣泄出来。您也许会生气……您也许不理解我的意思……不过……我有点太紧张了！”

我停住口。必须考虑一些措词，把话说得恰当些。

“怎么不说了！”她的目光在暗示我，“你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你有什么苦恼事？”

“您知道我的心思，其实根本不用我说。”我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我为什么每天都到这里来，为什么总在您眼前晃来晃去，让您看着生厌。您怎会猜不到呢？就凭您那特有的洞察力，您大概早已猜透了我内心的感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您说对吗？”

瓦尔瓦拉的手在抖，头比先前垂得更低了。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嗯？”

“我……我不知该怎么说，即使不说，您也明白……我爱您，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非常非常爱您！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爱您的程度……总之，把世界上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收集起来，读读里面所描写的爱情表白、海誓山盟以及为此付出的种种牺牲，您……您会明白的……您会明白此刻我心中的感情，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您说点什么吧？”

“您要我说什么呢？”

“难道您……不爱我吗？”

瓦尔瓦拉微笑着抬起头。

“唉呀呀，真是岂有此理！”我暗自想道。她又莞尔一笑，动了动嘴唇，用刚刚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怎么会不爱呢？”

我真太激动了，我抓住她的一只手，拼命亲吻起来，又疯狂地抓住她另一只手……她真是好样的！当我紧紧抓住她的双手吻个不停时，她顺势把头偎靠在我的胸脯上，这时我才真正切身感到了爱的美好。

我开始吻她的头，胸口感到热乎乎，好像生着一个小火炉。瓦尔瓦拉抬起头来，我终于吻到了她的芳唇。

就这样，瓦尔瓦拉被我征服了，那三万卢布陪嫁的议订书只等我去签字了，总之，当美貌的妻子、大批的金钱、锦绣前程对我来说几乎已是十拿九稳了，我却鬼迷心窍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是一辈子都不该说的心里话。

在未婚妻面前，我很想卖弄一下自己的小聪明，炫耀

一下自己的处世原则，自我吹嘘一番。不过，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结果竟适得其反。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初次吻过她以后，我开口说，“在您答应做我的妻子之前，为了消除某些不必要误会，我认为我有义务对您说几句话。我会把话说得简短些……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您了解我吗？您知道我从事的职业吗？是的，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很勤劳！我……我很高傲！不仅如此……还有光辉的前程……可，遗憾的是，我很贫穷……我一无所有。”

“这我知道，”瓦尔瓦拉说，“金钱并不意味着幸福。”

“是的……谁谈金钱来着？我……我为自己的贫穷感到自豪。我宁肯去花自己用写作挣来的微不足道的几个钱，也不愿平白无故去接受三万……那三万……”

“我明白，您说吧……”

“我一向贫穷。我不在乎贫穷。我能够一星期不吃饭……可是您呢？您能吗？您过惯了舒适的生活，您出门必须雇马车，否则您根本走不动路。您每天都得换一套新衣服，您花钱如流水，从未尝过贫穷的滋味，对您来说，得不到一朵时髦的鲜花，就算是莫大的不幸，那么为了我，您甘愿放弃富足的生活吗？”

“我有钱。我有陪嫁。”

“空话！为了维持生活，您就是再有一万，两万，也足够花上几年。以后呢？受穷？哭天抹泪？我的亲爱的，请相信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这话的意思你明白吗？为了同贫穷作斗争，必须有顽强的意志、非凡的性格！”

“我在胡说些什么呀！”我心里想，但还是接着说了下

去：

“您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吧，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请您好好想想吧，您这是在迈出多么重要的一步！一迈出去就再也回不来啦！您要是有足够的力量——就跟我走，要是您缺乏信心——您就拒绝我！哦！我宁愿失去您，也不愿……也不愿让您失去您安逸的生活。我每天的那一百卢布是靠我辛苦写作挣来的，根本就不能支撑一个家。那点钱是不够花的！您好好想想吧，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霍地站起来。

“您就好好想想吧！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眼泪和责备，头发也会过早地变白……我提醒您，因为我是个诚实的人。您会抛弃一切跟我一起过苦日子吗？我过的生活表面上可跟您过的生活不一样，您对我的生活会感到格格不入的。”

“要知道我有陪嫁！”

“您有多少陪嫁？两万，三万！还是一百万？再说啦，我根本不会要那些钱……不！我不会那样做的！永远不会！我太高傲了，我不会那样做。”

我在长椅旁边徘徊着。听了我的一番话，瓦尔瓦拉沉思着。我胜利了。既然她在沉思默想，就说明她很在乎我、尊重我。

“就是这样，要么跟我一起生活，受苦受穷，要么离开我，享受荣华富贵……您选择吧……您有这种力量吗？我的瓦尔瓦拉有这种力量吗？”

我不停地说，不停地重复着，我在不知不觉中忘乎所以了。我一边说，一边感到自己好像分成了两半。一半陶

醉于我说的那些话，另一半在梦幻般地想像着：“嘿，亲爱的，如果用你那三万卢布，我们的小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那些钱足够我们维持很长时间的！”

瓦尔瓦拉一直在听着，听到最后，她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手。

“谢谢您！”她说，她的声调使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不由自主地瞥了一下她的眼睛。泪花在她的眼眶里和面颊上闪烁着……

“谢谢您！您做得很好，对我十分坦率……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我不能……我跟您不合适……”

“哇！”她哭出了声。我说话也太欠考虑了……每当我看到女人哭泣时，我总是感到不知所措，而这会儿见到的是我的未婚妻在掉泪，就更不用说了。正当我考虑擦去她脸上的泪痕时，她又说道：

“您说得很对，如果说我想嫁给您，那就是在欺骗您。我不适合做您的妻子。我很有钱，我很任性，出门得坐马车，每天吃的馅饼都很昂贵。我吃饭从来不喝菜汤。就连我妈妈也总是替我感到羞臊……我没有这些是不行的！我不能步行走路……那样我会感到疲劳……再说衣服……所有的衣服都得用您的钱去缝制……过贫穷的日子绝对不行，我会发疯的！再见吧！”接着她绝望地把手一摊，毫无根据地说：

“我配不上您！再见吧！”

说完这些，她转身向家跑去。我呢？像个傻瓜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摇晃。等我清醒过来时，我真不敢相

信我刚才所做的一切，我这可恨的舌头给我惹出了多大麻烦，于是我不禁号啕痛哭起来。我真想对她大喊一声：“您回来!!”可是一切都完了。

我不知做了些什么，无可奈何地回家了。城门口已经没有有轨马车。雇出租马车吧，我手头又没有钱，只好步行回家。

三天以后，我又到索科利尼基去。别墅里的人告诉我，瓦尔瓦拉病了，正准备和父亲一起去彼得堡她祖母那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的我完全麻木了，我拍着自己的后脑勺不知如何是好。我心乱如麻……读者诸君，这桩姻缘怎样才能挽回呢？如何才能把自己说过的话收回来呢？我该对她怎么说呢？我的脑子真是乱极了！这桩姻缘结束得太突然了，也实在太荒唐了。愚蠢啊！

失 败

—— 契诃夫

门外，伊里亚·谢尔盖伊奇·彼普洛夫和妻子克列奥帕特腊·彼得罗夫娜正在偷听屋里的谈话。屋内，他们的女儿娜塔申卡和县中学教员舒普金在进行一场互诉衷肠的表白。

“有希望！”彼普洛夫悄声说。他兴奋得发抖，不断搓着双手，“看着点，彼得罗夫娜，等他们一表白爱情，你就立即从墙上取下圣像，我们就进去为他们祝福……当场进行……用圣像祝福是神圣的、忠贞不渝的……这样，他们的爱情就会固若金汤，任何力量也都拆不开。”

可是屋内的谈话是这样的：

“尊重您的人格吧，”舒普金说，他那一根擦燃的火柴碰在自己的方格裤子上，“我从来没有给您写过信呀！”

“不对吧？您的笔迹我是绝不会认错的，甭骗人！”姑娘哈哈大笑，矫揉造作地尖声嚷嚷，还不时地照照镜子，“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您这人真怪！一个书法教员，可笔迹却像鸡脚爪！要是您自己连字都写不好，怎么教书法呀？”

“问题不在这儿，小姐。书法课写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不要让学生们打瞌睡。有的要用戒尺揍头，有的要罚跪……管它什么书法！小事情！涅克拉索夫是个作家，然

而看到他写的字都会害臊。在他的全集里附有他的笔迹。”

“一会儿涅克拉索夫，一会儿您……”她叹口气，“我倒乐意嫁给一个作家，这样，我就经常会读到写给我的诗。”

“诗我也能给您写，要是您愿意。”

“您的诗具体要写些什么？”

“写爱情……写感情……写您的眼睛……您读着读着就会神魂颠倒……感动得掉眼泪！不过要是我给您写了诗，那就让我吻吻您的手好吗？”

“这还不简单，不过不必到那时，你现在就可以。”

舒普金一跃而起，伏到那只丰满的、散发出蛋皂香味儿的手上。

“快！快去取圣像！”彼普洛夫慌张起来，用胳膊肘推了一下妻子，激动得脸色发白，一边扣钮扣，一边说，“进去吧！嗯！”

于是，彼普洛夫刻不容缓地推开了门。

“孩子们……”他举起双手，哭声哭气地眨巴着眼睛，喃喃地说，“我带着上帝的意愿，祝福你们……一起生活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我……我也祝福你们……”母亲说道，她幸福得哭了，“你们一定会相守到老的。”

“要知道，娜塔申卡是我们最心爱的女儿，现在她归您了！”她转向舒普金说，“要记得爱我的女儿，要体贴她……”

舒普金惊吓得张口结舌。这两位老人的袭击是这样的出其不意，这样的果断，使他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

“糟了！走不脱了！”他暗自思忖，吓得呆若木鸡，“现在你完蛋了，老弟！跑不了啦！”

于是他低下了头，仿佛要说：“随你们安排，我失败了！”

“我祝……祝福……”老头子泣不成声，但仍坚持着说，“娜塔申卡，我的女儿……站到旁边去……彼得罗夫娜，把圣像给我……”

突然老头子止住了哭声，他的面孔气得抽搐起来。

“你这个笨蛋！”他气冲冲地对妻子说，“你真是糊涂到家了，难道这是圣像吗？”

“哎呀，上帝！”

“怎么？有什么不对吗？”可怜的舒普金胆怯地抬起眼睛，他发现他得救了：匆忙中，老太太从墙上把作家拉热奇尼科夫的肖像当做圣像取了下来。老头子彼普洛夫跟手里拿着作家肖像的妻子克列奥帕特腊·彼得罗夫娜狼狈地站着，不知这祝福该如何进行下去。可怜的舒普金见机会难得，急忙溜走了。

三个卢布

—— 布 宁

昏昏的落日已变得不再如火如荼。我进城做生意，在城里最好的一家旅馆要了间很大的单人房间。这屋子似乎很久没人住了，憋闷得很，我向侍者要了杯茶，然后便飞快地把屋子里的窗全部打开。此时窗外已经伸手不见五指，闪电不时划破夜空，雷声震天，似乎有意与闪电争个高下。一会儿，我所要的东西都送来了。我看见：除了一个茶炊、一个刷牙杯、一只玻璃杯、一碟小白面包外，托盘上还有一只茶杯。

“我想我只要了一杯茶。”我说。

侍者眨了眨他的左眼，说：“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先生，有位小姐要找您。”

“什么小姐？”

侍者耸了耸肩膀，神秘地笑了笑，说：

“那还用问。她走进来找您着实费一番功夫，她答应了一些要求，当然，我会分得一些好处。她看到您是乘着马车来旅社的……”

“这么说，是上帝知道我的到来而特地为我准备的礼物？”

“可不。要知道向来都是客人打发我们上安娜·玛特维耶芙娜那儿把姑娘叫来，可这一次却恰恰相反……”

我想到今宵的寂寞无聊，便说：

“好吧，也许她可以进来和我喝上一杯茶。”

侍者兴冲冲地走了。我刚转过身去动手斟茶，就有人敲门了。她没有等待我的任何回答便径自推开门来到我面前。她穿着褐色的女学生制服，脚上穿的是破旧的粗麻布便鞋，从整体来看，她还算漂亮。

“刚巧路过这儿，也许我们可以谈谈。”她转过头，在没有正眼看我一下的情况下，以一种讥嘲的口吻说道。

她的举止、她的口气与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样，我心里莫名地激动起来。我的开场白差点有失身份：

“欢迎之至。请坐下来用茶。”

一道长长的闪电在天边直劈下来，然而那雷似乎在与闪电竞争要毁掉这个世界，而这一切也许是对世人的告诫。这时，她已摘掉帽子，坐在沙发上，神态近乎悠闲。她头发很浓密，双唇丰满，但却发紫，一双乌黑的眼睛冷若冰霜。我很想先和她找些话题来攀谈一番，她的话却是直奔主题：

“您愿意付多少钱？”

我故作镇定，以一种花花公子的口吻说道：

“忙什么，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来谈价钱！你难道不口渴吗？”

“不，”她紧锁着双眉，说，“三个卢布，不可能再少了，要不只能认识一下了。”

“那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仍然用那种愚蠢的玩世不恭的口气讲着。

“您是说着玩的吗？”她严峻地问。

“你认为在开玩笑吗？”我回答说，心里打算让她喝完一杯茶，就给她三个卢布把她打发走。

她又重新摆起了悠闲的姿势，似乎她已经对一些事情放了心。我望着她没有血色的发紫的双唇，心想她大概饿了，便给她斟了杯茶，把盛着面包的碟子推到她面前，轻轻地招呼了她一声，示意她可以吃这些东西。

“来吧！请享用！”

她微微一怔，但随即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切。我凝视着她那被晒黑了的手和端庄地垂下的乌黑的睫毛，思忖：这种玩笑应该到此为止了，便问她：

“你家在这里吗？”

她一面摇了摇头，一面仍然就着茶，吃着面包，并回答说：

“不！当然不是……”

她显然不愿继续往下说了。后来，她用手扫清了膝盖上的面包屑，霍地站了起来，眼睛直视前方，说：

“好了，我先脱衣服吧！”

我这一惊吃得着实不小。我想说句什么，但她紧接着说道：

“把屋子遮严实了，我可不想展览。”

说完便自顾自地去了屏风的后面。

我照她的话做了，虽然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何那么乖。窗外，一道道闪电的光束越来越宽阔，似乎竭力想更深地窥探我的房间，震耳欲聋的雷声也更加顽固地滚滚而来。我放下窗帘后，又急急地去锁上房门，但我知道，我心里是想阻止这一切的，正当我想平平常常地对待她，和她再

说几句玩笑，然后借故打发她时，她却从板壁后大声喊道：“你来吧！快！”

我不自觉地走到屏风后面，发现她已经上床。她躺在那里，用被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从她直直的眼神与打架的牙齿我知道，心里紧张的不只我一个人。慌张和情欲使我失去了理智，我一把将被子从她手里掀掉，使她暴露在灯光下。而她呢，只来得及举起赤裸的手臂，拿过挂在床头的梨形木塞，把灯火压熄……

过后，我推开窗户，时不时会有几点雨水溅到我的身上，听着滂沱的大雨如何在漆黑的夜空中瓢泼似地倾泻到死寂的城里，心里想，世上万事真是不可思议——这个躺在我床上的女孩子是不是疯子，为什么只要三个卢布就肯出售她的童贞？是的，童贞！她在唤我了：

“你难道不怕着凉吗？”

我摸黑走回到屏风后边，坐到床上，摸到了她的手，一面吻着，口里不停地念道：

“请您原谅，请您原谅我……”

她长长舒了一口气：“您原先一定以为我是个妓女，而且还是个浑身肮脏不堪，智力低下，口出脏话的那一种吧？”

她的话让我手足无措：“我从未往那方面想过，我只是想，您是初出茅庐的，至于你的学生装束，则大概是你的爱好或别的什么原因。”

“你认为这套装束如何？”

“可以使人觉得她们天真无邪，更富魅力。”

“不，如果我有另一套可以穿出门的衣服，我早就扔了